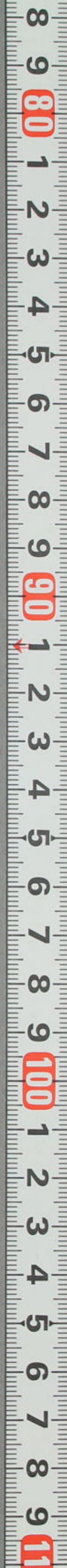




白氏文集

卷三十四

16
2690
22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二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按

墓誌銘

凡七

太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字某京兆人也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妃即某官府君第某女也母曰永穆公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其年四月某日詔葬于萬年縣上好里洪平原上悼焉

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韋氏代德官業族系婚戚
有國史家謀存焉今奉詔但書地及時與妃之所以曰
賢之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虛位凡六十九御
之政多聽於妃妃先以采蘋之誠奉于上故能致霜露
之感薦于九廟次以樛木之德逮于下故能分雲雨之
澤洽于六宮其餘坐論婦道行贊內理服用必中度故
組物切紃五切有常訓言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七
十二年禮無違者冊命曰賢不亦宜哉貞元中號奉宮
車誓留園寢麻衣告朔蓬首致哀執匪懈之心視奠於
靈坐修無上之道薦福于崇陵始茲歿身不衰其志故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二日
購求

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無規之詞誌于墓而銘
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歲已丑兮今日丁酉兮惟土田兮與
時日龜兮著兮借言吉峨峨新墳兮葬者誰德宗皇帝
韋賢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于內邸大小
斂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恩也越十二月十八日詔
京兆尹潘監視葬事窆于萬年縣崇道鄉西趙原禮也
是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爲之銘誌故事也王諱縯

自集 卷四十二
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之弟幼有令德早承寵
章昧冠而王受封曰會夫以祖功宗德之慶又天兄日
之貴胄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乎壽考福延爲
王室輔鳴呼降年不永二十一而終哀哉皇帝厚惇睦
之恩深友悌之愛故王之薨也軫悼之念有加於常情
王之葬也遣奠之儀有加於常數哀榮兼備斯其謂乎
銘曰

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葬於此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榮陽鄭公墓誌銘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鄭厥後因封命氏爲榮陽人鄭

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家婚嗣咸詳于史謀故不
書公諱某字某五代祖諱某北齊尚書令是爲平簡公
曾祖諱某下邳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王考諱某
祕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卽祕書第三子好學攻詞賦進
士中第判入高等始授郾城尉無何本郡守移他鄉州
民有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詞不去公忿其犯上立斃六
七人採訪使奇之奏署支使改浚儀主簿轉大理評事
兼佐漕務彭果領五府奏公爲節度判官會果坐賊連
累僚佐貶光化尉移向城尉歷北海時安祿山始亂傳
檄郡邑邑民孫俊鄧犀伽毆市人劫廩藏以應公時已

去秩因奮呼率僚吏子弟急擊之殺俊犀仰盡殲其黨
繇是一邑用寧朝廷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累
加朝散大夫入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
太子中允出攝淄州刺史俄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
校司勳郎中兼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
尉李公光弼鎮徐州奏公爲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
招討使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舊著比至部
而蒼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千來降繇是三郡底定復
入爲衛尉少卿相國王公綰統河南奏公爲副元帥判
官未幾除祕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居公載

政績大成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薨于揚州權窆于
某所享年七十有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不積濡
衣食無常主常嘆曰以飽暖活孀幼以清白貽子孫是
吾心也逮啓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夫人常寢疾公衣
不解髮不櫛者彌年侍疾執喪憂毀過禮公猶善五言
詩與王昌齡王之煥崔國輔輩聯唱迭和名動一時逮
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舊遊詩百篇亦傳於代
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河郡太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
博陵郡君生子七人女七人長子雲達有才名官至刑
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贈至散騎常侍刑部尚書

次子微終潤州司馬次子公達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不仕及居憂廬墓泣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泉朝賢袁高高叅等累以孝悌稱薦嚮名教者慕之今爲侍御史上柱國滄景節度叅謀次子方達衡州司士叅軍次子震當陽丞次子文弼幽州叅軍次子安達率府倉曹叅軍公自捐館舍殆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反墓至元和二年月日始遷兆於鄭州新鄭縣某原祔先祕書丞二夫人從焉時京兆已卽世諸弟在下位獨侍御史銜恤襄事孝備始終見託述撰銘于墓石銘曰世祿德門斯之謂可久懿文茂績斯之謂不朽二千石

之祿七十八之年斯之謂貴壽內史之顯揚柱史之孝行斯之謂有後嗚呼鄭公榮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誌銘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榮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瞻切蓋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

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令
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次曰秬京兆府
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韋城尉次曰稹河南縣尉長女
適吳郡陸翰翰爲監察御史次爲比丘尼名真二女
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爲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
君從夫貴也稹之爲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大君從
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
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流婚媾有家謀在比部府君世祿
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達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
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爲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姊

睦弟妹以梯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
夫人爲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爲詒燕之
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
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
者元鄭皆太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
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
有如此者夫人爲母時府君既沒積與積方齡齒家貧
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
以通經入仕積既第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屬今天
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積

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謹言直聲動於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旣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多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旣而諸子雖迭仕祿賜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疎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疎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坐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况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歿其家殆二十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諸女

婦其心戰兢如履於冰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諸子孫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橫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謂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藏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

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
易不佞辱與夫人幼子積為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積
泣血號慕哀動他人託為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
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
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歸母慈
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夫人

唐楊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

代裴頌
舍人作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凡二十一代
而生前弱為將軍又三世而生珣珣居太原故今為太

原人又十九代而生瓊瓊為後魏僕射謚孝簡公又二
代而生曾祖諱滿官為河南府王屋縣令王父諱大璉
為嘉州司馬父諱昇為京兆府咸陽令河南府伊闕令
有文行學術應制舉對沈謀祕略策登科詩入正聲集
公即伊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中應明經舉及第
選授婺州義烏尉以清幹稱刺史韋之晉知之署本州
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運使元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
專掌運務歲終課績居多遂奏聞真授永泰中勅遷越
府戶曹屬邑有不理者公假領之所至必理大曆中本
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清白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

白集 卷四十二
姚縣令時海寇初殄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
流庸闢畬畝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其制邑闢田
增戶之績則會稽之謀地官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揚
州倉曹參軍至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陽縣之
私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融之姪孫
鄭州司戶法昂之女婦順母訓中外師之貞元二十年
十一月十三日疾終于三原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
子曰播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及第播應制舉對直言
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殿中侍御史三原
令公既第未仕起應博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

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第時論者榮之一女適范
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遷祔于京兆府富平縣淳化鄉之某原從吉兆也嗚呼
夫懋言行蓄事業俾道積於躬者在人也踐大官贊元
化裨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命雖聖與賢無
可奈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爲行發爲文宣爲用故在
家以孝友聞行已以清廉聞蒞事以幹蠱聞如金玉在
珮動而有聲其大者又常以經德秉哲致君濟人爲已
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心膺耳自之官以經緯
其邦家而才爲時生道爲命屈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

於陪臣鬱鬱然歿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太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何乃德行政事文學之具美聚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者始將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甚明報施之道者也其不佞頃對策於王廷也與炎同升諸科焉祇命於憲府也與播聯執其簡焉及爲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焉辱與公之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熟故作斯文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淮山道光淮水靈長繩繩子孫代有賢良將軍輔秦武功抑揚孝簡翊魏天德闇彰降及於公實生于唐太智

全才應用無方作掾於郡三語有章承乏於邑一同載康展矣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嗚呼百鍊之金不鑄千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銘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女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鏗之第其女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鄜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諱季庾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

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秘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延安府君視之如子。既笄以柔正從人。故鄜城府君敬之如賓。自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爲孝女。洎鄜城歿。夫人撫訓幼女。爲節婦。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人。爲慈祖母。迨乎潔菴嘗敬賓客。睦娣姒。工刀尺。善琴書。皆出於餘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權窆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卽潁川縣君新塋之西坎。從存歿之志。居易等號慕慈德。敬撰銘。

誌泣血秉筆言不成文銘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嗚呼謹揚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親。實撫我身。欲養不待。仰號蒼旻。嗚呼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太原白氏之塋墓誌銘

白氏下塋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郎中王父諱錙。河南府鞏縣令。先府君諱季。庾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太夫人潁川陳氏。封潁川縣君。幼美卽第四子也。旣生而惠旣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琴。九歲不幸遇疾。

天徐州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權窆于縣南原元和九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邳縣義津鄉北岡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步其兄居易行簡藐然已孤撫哀臨穴斷手足之痛其心如初且號其銘誌于墓曰

嗚呼剛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迴埋魂閔骨長夜臺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今下邳魂兮魂兮隨骨來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二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三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記序凡一十二首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以來度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

寺軍府者選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
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
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財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
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
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
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
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
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
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
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馬

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
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
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
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
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
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
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
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向

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
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
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斷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白
城七計階用石纂摠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
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
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
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
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
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
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扳石澗

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
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
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
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埴
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
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齒善好事者見可
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
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
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壘壘如貫珠霏微如
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自杖屨可及者春

白集 卷四十三
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縵而言故
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
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
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
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
自思從幼追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
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
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
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

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
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
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
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
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
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
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二者相爲用
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

梁鄆陳蔡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太田生荆棘官舍爲煨燼乘其弊而爲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已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干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干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囷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莊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

而舉民由是而又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韙之哉嗚呼吾家世以清簡爲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蓋存乎圖謀此略而不書今但記新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植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

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斲焉簞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萃邊九專蒼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

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予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爲行發爲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真爲師故其措一

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閒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爲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倖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盡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

近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盡必爲希代寶人必爲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記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平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暉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于門兄執行左渴將就懃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自繫轡於門

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牕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墻環然無隙缺覆視其聚談之所則塵壤_{於檢}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_{具位然}大異之不敢_切留上馬疾驅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胤老於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相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果有王胤者年老卽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東百餘步葺墻屋築塲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旣入不浹辰而胤死不越明而妻死不逾時而胤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

懼不知所爲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噀推而徵之則衆君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焚糜竺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胤之居則井湮竈夷間然唯環墻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

相好嚴麗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於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迄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濕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圖才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淨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杲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任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緣詳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易

記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叅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峴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瞻俯察絕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

白集 卷四十三
九
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戔愛不能去俄而
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瑩玲瓏衆
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
憐奇惜別且嘆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
乎如之何俯通津縣歲代寂寞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
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
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
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
又以吾三人始遊故因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
北峰下兩涯相廡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遊大林寺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
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
辨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
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
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廬竹寺中唯板屋
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月
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
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
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

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
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嘆且曰此地
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
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
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縣縣相續不絕貞元
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
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
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

故著異孟三卷參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
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
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揚而攀陶
謝軻一旦盡賣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
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
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劄中事授軻且曰
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
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史省蕭正字
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
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予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

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書慕才之心
未死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送侯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為宣城守所貢
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剝寒賸
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
解白髮已多矣時予尚為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予
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
問其僕乘囊資則曰日消月賤子全矣問別來幾何時
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才文志氣

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子而言予為
遇矣嗟乎侯生命實為乏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
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知我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左
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
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
累丈而揭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
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
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醴起人心情山樹為蓋

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
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壅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
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
輒除去滑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
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
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
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
河南元龜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
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
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卷終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四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異甫校

書凡三首

與楊虞卿書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鄆縣吏職拘絆相
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
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
矣走馬至涯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邇來

雖手札三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
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
相於通衢中迸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
所云僕以爲書籍以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
苟有所見雖畎畝早隸之臣不當默默况在班列而能
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
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以僞言或構以非語
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
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
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

卽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
狂又敢逃乎且以此獲辜顧何如耳况又不以此爲罪
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爲我悒悒鬱鬱長
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
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
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
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誠也不我同者得
以爲計媒藥之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閒自明曰其
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秉權於
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已而忌其餘附麗之者惡僕獨異

又信信信吠聲唯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
然而察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於遠亦
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者不勝又其宜矣師
臯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師臯師臯知我者豈
有愧於其間哉苟有愧於師臯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
臯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
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
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
閨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
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之足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

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
小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心況大者遠者乎所謂斯言
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師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
外可略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
對問志磊磊而詞謬謬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
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
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
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
亟足下為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衣食以續其醫藥
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非罪下

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俟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旁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爲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此者皆可以激揚積俗表正士林斯僕所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爲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

此言師臯人生未死見于變萬化若无情恕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爲哉欲何爲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屑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爲能僕獨以爲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寔如此也又常照鏡或觀寫真自相形骨非富貴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

白集 卷四
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莖
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羣必不能與陪聲攫利者推
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
謝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爲別居易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獻於給事閣
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
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
於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
但欲貢所誠實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翦

也給事得不獨爲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爲進士者無
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衆旣慕之
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
進士之中有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
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
昭矣而遇者自惑於趣舍何哉夫蘊奇挺之才亦不自
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
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
主司之明也豈非知入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
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

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孰爲而來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爲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居易聞神著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乏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爲著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蹕力於進取矣不可進

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歛迹甘心於退藏矣進退之心交爭於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爲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爲人上宰相書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爲未甚難也以卑于尊以賤合貴斯爲難矣何者大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

往往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
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爲石石反爲水則其合之易也
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
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
其賤也當其冥同訢合之際但昭武粉切然而已矣其合
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不行於代久
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耳維同心同道不求相合
也今某之心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
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
如水焉而欲強至難爲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

可而爲之者抑有由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當是
瞻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
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
伏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觀先皇帝之知遇
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
授太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爲先皇父子
孝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蓋先皇所以輒已知人之明用
賢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
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相公自郎
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

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公
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以來三者兼之甚鮮矣故
某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八九日得食不暇飽寢不暇
安行則懔然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
用先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為必然矣況今主上肇撫蒼
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令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
懔懔盧侯切然以待主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
主上之令也四夷側耳顙顙然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
若此而已哉蓋待其政者勤墮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
者憂喜親疎生其中焉聽其風者畏侮動靜出其中焉

而將來理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
則相公得不臣輔其政緝熙其令宣和其風乎然則臣
輔緝熙宣和之道其雖不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
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
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
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
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啓發聖神也然
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為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
相之本職也而為臣輔緝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
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下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知

見乎必不盡也而况于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
聰明乎必未也而况于上以爲天子聰明聖神乎然則
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于知與不
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寢衰鮮能行者自
貞元以來斯道寢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乎不行乎又
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
持顛爲心今則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
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閣
爲名今則鎖其第門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
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沈沒於泥土間焉則天下

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
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恩下斂
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夫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
識之所致耶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
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長公議忠謹
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以
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
方正以賈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
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兢而是效
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

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息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久大之性虧反譚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具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爲宰相者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刻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

所致耳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羣目皆自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乏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千百執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閒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日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且費於冗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爲宰相者虛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言者必從而索之苟有薦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真僞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審輪轅以相求謹關

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在而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廢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覈是非必行賞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爲宰相者不得不振其領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廢政闕於內則廢事黷於外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聚歛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日甚舉一知十可勝

言哉況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靜水旱之災不戒兵戎之動無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爲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行其道焉其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風化澆淳之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矣

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允屬良弼必能
形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
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已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
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拭天下之目
以觀主上之作爲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
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
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蓋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
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之恩正
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
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

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某以爲
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太過
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
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
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
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燮理之時
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
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
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
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

殺當今太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
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饑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
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
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
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
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平從文貞之言力行不
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
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效也
況今日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
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

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
命未及十日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
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
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
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
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
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
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蓋竭其力以舉
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
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

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
後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
藹言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知之者必曰如某之
見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情通達識之士
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且不棄況
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謇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
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遊長安僅
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
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爲者哉豈非介者耶猶者耶今下
且卒然以數千言塵瀆執事者又何爲哉實不自揆欲

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
天下顛顛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爲如何

